

清华革命先驱 下

【回忆文选】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 编

清华革命先驱 下

【回忆文选】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宋平同志题写书名

内 容 简 介

本书分上、下册。上册共三篇:第一篇介绍清华地下党组织活动史要及其光荣传统;第二篇介绍清华地下党组织史要及地下党员简况;第三篇选登部分清华地下党员及师生革命活动历史的资料。下册为第四篇回忆文选,选登部分老同志的回忆文章。本书通过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较全面、系统、客观地介绍了清华地下党组织和清华革命先驱们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三座大山的伟大斗争中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功绩。同时,也生动地反映了在这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所涌现出的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本书对了解、研究清华党的历史,弘扬清华革命精神,做好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对广大师生思想教育及革命传统教育;进一步办好高等教育,为国家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华革命先驱.下册,回忆文选/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ISBN 7-302-08216-2

I. 清… II. 清… III.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清华大学—史料 IV. D26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5676 号

出 版 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http://www.tup.com.cn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客 户 服 务: 010-62776969

责任编辑: 杨宝茹

封面设计: 傅瑞学

版式设计: 肖 米

印 刷 者: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装 订 者: 北京市密云县京文制本装订厂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140×203 印 张: 17.625 插 页: 3 字 数: 42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08216-2/K·29

印 数: 1~3800

定 价: 90.00 元(上下册)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以及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62770175-3103 或 (010)62795704

目 录



第四篇 回忆文选

第十一章 回忆 192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7 月间清华党组织和师生革命活动文章(选登) /707

- 清华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及其活动 王达成 /709
- 回忆清华党组织早期的一些活动 朱理治 /713
- 20 年代清华地下党的一些情况 余冠英 /718
- 崔宗培同志访问记录 /720
- 1926 年至 1931 年党在清华大学的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
徐子佩 /722
- 1930 年至 1934 年清华地下党的组织及活动情况回忆
陶瀛孙 /740
- 回顾我在北平的革命活动 牛荫冠 /745
- 关于清华“社联”和北平临时工委的一些情况 牛佩琮 /750
- 北平“四二〇”事件及其他 陈志安 /755
- “一二·九”运动回忆 姚依林 /759
- 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 蒋南翔 /770
- 回忆民先队 李昌 /785
- 回忆“一二·九”学生爱国救亡运动与清华学友
赵德尊 /815
- 熊向晖同志访问记录 /823
- “一二·九”运动走向了世界 陆瑾 /827
- 回忆“一二·九”运动中的斗争生活 方左英 /835

“二二九”纪实——“一二·九”运动中五千军警包围清华园

高本乐 /840

回忆“二二九”在校被捕经过 薛公峰 /845

抗日民族英雄——张甲洲烈士 陶瀛孙 /847

悼黄诚 杨述 /854

纪念一位为党尽瘁的青年优秀同志——杨学诚同志 蒋南翔 /857

怀念凌则之烈士 李伟 /868

东北抗日联军领导者之一——于天放 冯仲云 /870

杨德基和《清华生活》及其他 张启亮 /873

叶公超教授掩护我免遭逮捕 华道一 /879

我向朱自清先生募捐 陈落 /882

记清华园一件往事和一位老校友 郑天翔 /883

第十二章 回忆西南联大时期,联大党组织和师生革命活动 文章(选登) /

回忆钱瑛同志对我们的教导 王汉斌 袁永熙 /886

我所知道的战斗在西南联大的共产党人 李凌 /898

深切怀念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创建民主青年同盟的指导者闻一多
先生 洪德铭 /912

回忆“群社” 邢方群 /936

联大工学院的“引擎社” 许京骥 刘楷 /946

疏散前后 邢福津 /951

一场遭遇战——记1942年昆明倒孔运动 王世堂 /955

联大后期学生自治会理事会的活动 程法伋 /960

回忆联大剧团 张定华 /978

回忆联大文艺社 张源潜 /990

一个宣传队员的手记——献给“一二·一”运动死难的烈士们
杨劲 /1003

烈士倒在我身边 吴方 /1019

忆潘琰 古兆珍 /1035

忆钟泉周烈士二三事 王先冲 /1045

我为《学生报》做了些什么 贺联奎 /1047

第十三章 回忆 1946 年 10 月至 1948 年 12 月间清华党组织和 师生革命活动文章(选登)

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地下党是怎样领导学生运动的 王汉斌 /1054

敌人心脏里的“解放区”——怀念刘仁同志对清华大学地下党工作的

关怀 原清华大学地下党部分同志 /1069

抗暴运动是“一二·一”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李凌 /1083

“五二〇”运动在清华 郭道晖 /1100

《冀东行》是怎样写成和出版的 吴方 /1122

参加清华大学地下党活动回忆片断——沧县行 何祚麻 /1136

“七五惨案”后的一次“请愿”活动 陈永盛 /1148

永生难忘的一课——记 1948 年夏泊镇地下党员学习班

王洵 /1152

永远难忘那惊险的三天三夜——忆费孝通、冯友兰、吴泽霖先生对我

的师生情 裴毓荪 /1161

忆清华园黎明前的斗争 王震寰 /1166

虎口脱险 方堃 /1170

清华永驻我心 金凤 /1175

战火中重逢清华园 李乐之 /1198

三进清华 戴云蒸 /1202

自得园的黎明 邢金钟 /1206

党组织派我去找解放军 庞文弟 /1209

回忆学运二三事 艾知生 /1213

清华园的美好回忆 刘道生 /1217

清华园解放初的一段往事 蔡公期 /1222

是母校给了我在苦难中坚持真理的勇气 张泽石 /1227

解放战争时期的《清华周(旬)刊》 原牧 /1232

回忆清华剧艺社 王松声等 /1245

第十一章



回忆 192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7 月间清华党组织和师生革命 活动文章(选登)

清华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及其活动

王达成^①

(一)

1925 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发生的“五卅”运动,是掀起全国反帝大浪潮的起点,也是全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新高潮的起点。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等同志的领导下,积极动员和组织了北京的各界群众,掀起了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五卅”运动后不久,同全国一样,在北京也形成了一次反对奉系军阀和段祺瑞执政府的民主运动。1926 年 3 月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支持奉直军阀,竟公然出兵参战,派出军舰,炮轰我大沽口,这个消息

^① 王达成,1926 年 11 月到清华图书馆任职员,为清华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立刻激起北京人民的无比愤怒。3月18日,各界群众10余万人在天安门联合召开了示威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段祺瑞是执政,等于现在的总理)门前时,反动军警公然开枪射击,酿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那时党的组织是秘密的,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主要是通过国民党左派的组织进行活动,不少共产党员作国民党左派的工作,叫“国民运动”。当然,国共合作以来,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之间的斗争也十分激烈。1925年底,国民党内极右的西山会议派竟在北京等地组织起伪地方党部,所以,当时北京市的国民党有两个市党部,左派的在王府井大街翠花胡同,右派的在西城的一个地方。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极力诬蔑共产党,胡说什么共产党的革命是讲空话,运动有危险时,他们躲在后面,把群众推到前面。

我1923年从山西铭贤学校大学预科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开始我不了解共产党,后来,在日益高涨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影响下也参加了各种活动。“三一八”运动时,我参加了游行。我们同去4个人,一个是同房间的戎之桐,一个是郭灿然,还有一个杜存华。当我们游行到铁狮子胡同时,正遇到军警的弹压,许多革命群众牺牲了,戎、郭两人负了伤。严酷的事实教育了我,我当时就决心为牺牲的烈士报仇。戎住院后,我帮他清理床铺,发现在他床底下有许多共产党的材料,我立即给他收起来,藏在天花板的一个小洞里,并到医院告诉了他。这一来,不仅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而且也知道了他和郭都是共产党员。使我特别受教育的是,“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我参加了在北大三院召开的张仲超烈士的追悼会,会上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是3月18日牺牲的。这件事对我启发很大,因为它无情地粉碎了国家

第十一章 回忆 192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7 月间
清华党组织和师生革命活动文章(选登)

主义派对共产党的诬蔑之词。这些都是我以后加入共产党的思想基础。

(二)

1926 年夏天,我在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了,由于未找到工作,开学后又回到燕大旁听。由于戎之桐对我比较了解,我又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同年 9 月,他介绍我入党,并由市委刘伯庄同我谈话,谈话后就算正式批准了。事后戎告诉我,刘伯庄是党的北京市委书记。当时入党没有仪式,也没有举行宣誓。

1926 年 11 月间,我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找到一个工作,在该馆购置股任职员,每天在图书馆的地下室上班。到清华前,市委的负责人陈为人向我介绍了清华的两个党员,一个是雷从敏,一个是朱莽,这就是说,我来清华前,清华只有这两位党员。我到清华后,陈为人通知雷、朱两人到我房间开了个会,把我们 3 人组织了起来,成立一个支部,并任命我为支部书记。当时我也没有打听雷、朱两人是何时、在何处入党的。这就是清华第一个党支部建立的过程。

(三)

当时我们党支部的活动是秘密的。党内活动有 3 个内容:
(1)发展党员;(2)从事国民运动;(3)学习。

我们支部刚建立时,只有 3 个人。后来朱莽发展了余冠英,雷从敏发展了魏明华,再后魏明华发展了李景清(河南人,听说解放初期任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后不知下落),余冠英发展了朱理治(朱铭勋),此时 7 名党员组成一个支部。我仍任支部书记。朱理治是我在任时发展的最后一名党员,我代表西郊部委同他谈的话,记得是在大礼堂前谈的,时间可能是 1927 年 4 月,我离开清华前不久。

我是图书馆职员,接触学生少,我分工抓党内的的工作,不在学生的工作中公开露面。当时在校内,党组织主要搞国民运动,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在学生中公开活动,以扩大党的阵地,不少党员都是先参加国民党,在国民党左派里锻炼一个时期,再加入共产党的。朱莽是新制大学部的学生,为更好地掌握国民运动的领导权,朱参加了国民党,还任过国民党清华区分部书记。与朱莽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位张彝鼎,是国民党员。后来,余冠英也参加作国民运动的工作。雷从敏是旧制留美预备班的学生,而且是学校的运动员,与校警比较熟悉,所以他分工做校警的工作,主要是为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上作准备。李景清、朱理治入党时间晚些,未作具体分工。

最后是党内学习,当时主要学习《共产主义 ABC》和社会发展史等,也发些其他的学习材料,有时市委的同志来讲广州的革命斗争情况。

我们党员开会是在我房间里。

(四)

香山慈幼院原有两个党员,我又发展了在该院任教的我中学的老师郭桐轩,3个人组成了一个支部。加上燕京大学一个支部,清华一个支部,3个支部组成了一个西郊部委(当时叫部委,不叫区委,区委是后来改称的),部委书记由燕京大学的支部书记戎之桐兼任,我兼任部委的宣委。

各个支部由市委派人联系。我在燕京大学入党时,是市委书记刘伯庄谈的话,我入党后,刘伯庄还参加过燕京支部的一次会。我在清华任支部书记时,市委与我们支部的联系人开始是陈为人、夏秀峰,后来换成李渤海(此人后来叛变了)。

我还记得党在武汉召开五大时,北京市的代表是陈为人,他去武汉时穿的西装是从徐锡人那里借的,他在武汉时,还给我打

第十一章 回忆 192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7 月间
清华党组织和师生革命活动文章(选登)

了一封隐语电报,由我转交给了市委的李渤海。

(五)

从 1926 年 11 月到 1927 年 4 月,我在清华当了 6 个月的支部书记。5 月间我离开了北京,去绥远作商震部队的工作。我离开清华时,支部书记的工作交给雷从敏,这是我同当时市委的李渤海商量后定的,不是交给朱莽的。雷从敏后来去美国留学,回国后在武汉铁路局任总工程师,“文革”中受审查,外调的人员曾来我处要我提供他的情况,我才知道他的下落,现在他已去世了。

(选自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一辑,316~324 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

回忆清华党组织早期的一些活动

朱理治^①

(一)

我是 1926 年秋进清华的,1927 年 3 月由余冠英介绍入党。清华支部负责人姓朱,叫朱莽,可能他是清华第二任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此人情况不明,可能牺牲或疯了。

当时,党组织是秘密的,有三十六七个同志。校内左派势力

^① 朱理治,原名朱铭勋,1926 年秋入清华经济系学习,1927 年 4 月在清华加入中国共产党。

很大,国民党左右两派的斗争也很尖锐,大家都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四一二”以后,我们写了些标语,出了壁报,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叛变投降,以后党就完全转入秘密活动。这时很多人消极了,跑的跑了,退的退了,比较坚定的只剩六七个人,即冯仲云、李乐光、我,还有图书馆的两位工友(我离开清华时,他们还在坚持斗争,没有消极)。

大革命时期,党组织在大钊同志领导和影响下作风一般很好,很朴实,对学习也抓得很紧,每周都要学习。每次支部开会,一个形势报告,一个工作报告,一个学习(主要是学习党章),然后是理论问题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共有五六项。那时学习的读物是《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蔡和森的《社会发展史》等。1927 年暑假,组织上发动大家找参考文献来研究,我们把《价格和利润》、《资本论》等都找来了。每周的组织活动,都是秘密开会,五六个人一小组,同志们不直接发生关系。

我们同时在校外工农群众中进行工作,在农民中发展了几个党员。有些被派去做人力车工人工作的学生,亲自去拉车,和群众打成一片。

不久,我调到西郊区委,当时西郊区委的范围包括农大、香山慈幼院在内。到 1928 年我离开北京时,区委还有 200 到 400 个同志,农大有二三十个,香山慈幼院有 8 个,农民方面有一些。1927 年 11 月北京党组织计划在北京组织暴动,我是西郊的大队长,半个多月以后,市委领导机关被破坏,暴动没有搞起来。那时我们虽然也在农民中进行了一些工作,发展了一些党员,但由于工作不大会做,农民党员又没有平常的斗争锻炼,所以成绩不大。

后来我调到市委工作,不久组织又被破坏,我的关系也丢了。1930 年回南方找关系,在南通被捕,被判了两年徒刑。后来找到党恢复了关系,1934 年又从南方调到河北省委工作。这

第十一章 回忆 192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7 月间
清华党组织和师生革命活动文章(选登)

时正值北京组织大破坏之后,党决定恢复北京组织,1934、1935 两年间派了许多同志到北京,设法恢复。我在天津得知清华这时期的斗争还很多,如请求免费吃饭之类;清华还有党员,是当时党员较多的一个单位(我记得当时北京一共只有 9 个党员,清华便有四五个),因此我们首先在清华恢复了党组织。

(二)

1925 年清华开始办大学部,由于收费少,名声大,考的人很多。我们那一班(一九三〇级,新制第二级)有 4000 多人报考,结果只取了 80 人,很多贫苦子弟由于拼命用功,考进来了。大学部贫苦子弟多,倾向革命,所以校内左派势力占优势。

清华收费少,学生可以向学校借钱。我进学校后只交了半年学费,暑假没有钱,还向学校借了一些,到时学校也不催不问。

清华有个独立环境,有自己的警卫系统,外面不敢直接进来抓人,抓人要经过学校的允许,因此比较好掩护。我在 1927 年负责西郊区委的工作时,利用清华的环境,掩护了一些同志。这时是李大钊同志被捕后北京党组织再次遭到大破坏,很多同志找不到关系,到西郊来找我,我把他们送到工字厅后厅住着。清华的同志们很好,虽然已经和上面断了关系,没有经费,自己也很贫困,但却积极帮助他们。有一些人这时虽然不敢参加革命,但对我们还抱着同情的态度,仍然给予帮助。我们依靠清华的支部和工友同志的帮助,就把那些同志掩护下来了,后来找到关系,恢复了市委。

清华有点自由主义,这在当时对革命活动是有好处的。曹云祥是个官僚,梅贻琦是个自由主义者(参加国民党是后来的事),我被捕后他还打电报保我,说这个学生很好,“安心读书,绝不务外”。马约翰也说:“怎么把这个人也抓起来了,真是!”教员中教经济学的陈总,教逻辑学的金岳霖等都是自由主义派的。

但也有一批反动教员。这时教员中自由主义派是多数,反动派是少数。

当时清华学生中3种势力界线很清楚,左派力量相当大(其中有些人大革命失败后消极了,但他们对革命还是同情的)。穷苦学生学了点马列主义的理论,有了点觉悟,便参加了革命活动,后来真正坏的还没有;有投机的人,据我所知还没有叛徒。共产主义派一个也没有。

其次是国民党右派。我被捕就是右派的一个人告密的,我和他还是老乡、同学和亲戚。1930年我回家乡找党,在旅馆住着。我在乡下,他在城里,本来离得很远,但他路过旅馆时看见旅馆登记牌上有我的名字(朱铭勋),他就勾结在北京国民党党部的一个人用市党部的名义打电报来告我,说这个学生是北京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因此我被捕了。他们告了我几条:(1)从俄国大使馆抄出的名单中有我;(2)宣传新三民主义;(3)组织共产党向工农方面活动等。我知道大使馆抄出的名单中不会有我,曾叫冯仲云去查,结果发现朱莽的名字在上面,确无我的名字。我们据此说那个人是诬告,后来将我由4年徒刑改判成两年。

另一派是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后来一部分转向我们,一部分转到右派方面去了。

斗争尖锐,界线清楚,这是当时清华形势的特点。

(三)

旧清华是资产阶级教育,但也有可取之处:

一、注重科学。新生进去后要学点大学物理,训练点科学精神,这对革命有好处。

二、注重体育。我在白区和在热河搞工作时都感到它的好处。有一次,我代表市委参加西郊区委会议(这时是1928年

第十一章 回忆 192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7 月间
清华党组织和师生革命活动文章(选登)

3 月间),事前发现有叛徒,但市委分析后认为可以开会。我在会上发现情况不好,便赶快把会议结束了。刚走出来,听见背后有人叫我“朱先生”,我回头看时,原来是我们的一个支部书记(燕大学生),他也是刚参加会议出来的,我发现他身边有两个穿灰衣服的人,他们前后挟着他,他面色很不好。见他们走近,我问:“你们找什么人呀?”这个叛徒说:“朱先生,请你去,后面还有两个人……”他叫我到燕大平民学校一位教员家里去,这一家是一个家庭支部,党员很多(那个叛徒原来在燕京工作,后调到市委,认识这一家,叛变后先把这一家人逮捕了)。我当时穿着大褂,把手插入裤子口袋里,装作去掏手枪,骂道:“你们这些土匪,装什么蒜,我们打……”我旁边还有一个同志,他不敢动手,反而被他们逮捕。我翻身跳下沟里,绕着圈子往清华跑,他们在后面一面追一面喊:“前头是共产党,抓!”这时我手里还挟着文件,跑到一处厕所,赶快塞到茅坑里去了。跑回清华时,正遇到马老(约翰),他问我:“你从哪里来呀!”我说:“我练长跑去了!”这一次我在清华躲了半个月,后来冯仲云找了一套西装,把我送到上海去了。

所以,在学校学了点科学,学了点体育,对革命还是有好处的。当然,整套教育仍是资产阶级的。

(四)

李乐光原来是国民党左派,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后,提高了觉悟,于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党,很坚决。冯仲云也和他一样。当时留美部还有两个同志,一个姓魏,一九二八级,大革命失败后留下的六七个人中有他一个;另一个曾经被捕,后来我在上海还遇见他,以后听说疯了,姓名想不起来了。我被捕后一年多,冯仲云也在校内被捕了。

大革命失败后,留在清华的几十个同志,虽然组织工作不敢

做了,但对革命还是同情的。我来清华时,从家里带了200元,以后家里不帮助了。1928年我父亲想这样不好,又借了80元寄给我,这时正是北京组织大破坏后,许多同志在清华住着找关系,80元钱都用上了。那一次我从海淀跑回清华后又没有钱了,找了个姓李的同志借了点钱。

我们开始对农民运动注意不够。“八七”会议后反右倾,反机会主义,党的工作也想向农运方面发展,我和冯仲云都去搞过农运,但由于方法不好,时间也短促,收效不大。我们找农民谈,启发觉悟,发展了几个党员。

(选自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一辑,320~324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

20年代清华地下党的一些情况

余冠英^①

关于1926年清华地下党支部,我记得的成员是:王达成、雷从敏、魏明华、朱莽、余冠英、朱理治(当时学名叫朱铭勋),还有一位同志,王达成同志记忆是李景清,我记忆是吴作明。如果当时是8人,他们俩都在内,如果是7人,他们俩中只有一位。

王达成同志走后,谁担任清华党支部书记?有的文章上说是朱器,肯定是错的,当时没有叫朱器的,有位叫朱莽,我与他很熟的,工作是与他联系,做国民党左派的工作,他很积极,公开出面活动。书记很可能是朱莽。此人后来不久便回家乡去了,最

^① 余冠英,1926年入清华文学系学习,1926年底在清华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十一章 回忆 192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7 月间
清华党组织和师生革命活动文章(选登)

后怎样了不清楚。

关于做国民党左派的工作问题,我和朱莽等当时参加国民党左派的活动,以半公开身份作国民党左派的工作,与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者也有交往。当时我曾联系一个小组,成员有张彝鼎(张友渔的弟弟)、黎东方等人,他们原是西山会议派,后来同意左派的一些主张,就组织了一个特别小组,我负责做他们的工作。朱莽是湖南人,在国民党组织内好象也有个名义。有一次国民党开党团大会(记得是王季高主持的),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竞选学生会的干事,我们左派提的候选人是黎东方,右派也提了一个候选人,会上采取了举手表决的方式,一举手,左派就暴露了,这是很不明智的,很失算。

那时香山慈幼院、燕京大学和清华学校有一个共同的党的组织,可能是西郊区委。有一次他们在燕大开会,由于燕大的徐锡人(此人是市委成员,市委除了他都被抓起来了,只剩下他一人没有抓,他叛变了)告密,特务在成府西头抓住了朱理治和燕大的一位同志,朱摆脱开逃了,他在前面跑,特务就在后面追,追到南校门,门卫把特务拦住了,特务说他是侦缉队的,前面那个是共产党。门卫说,你抓人要有手续,没办手续,不能进校门,把特务拦住了。

那时有些思想进步的同学,还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团员。肖涤非说他当时就是团员。李乐光可能也是团员,他很活跃,很积极,他同我都参加国民党左派活动。吴祖光(吴祖缙的哥哥,即吴半农,不是现在写戏的那个吴祖光)、郭颂平(现在福建师范大学)留美时是拿国民党教育部的津贴去的,都是国民党左派。当时国民党是公开活动,共产党是秘密的,我们是参加到国民党内同左派一起活动的。有一天我们得到一些情况,我同朱理治两人当天夜里要躲避起来,不能在宿舍住,就一同在校园里逛,逛到西院,看到朱自清先生家的灯还亮着,就进去了。说明来意